

《中华侠义小说全集》

《包 公 案》

（明）安遇时等 编撰

《百 家 公 案》

目 录

引 子	包待制出身源流.....	001
第 1 回	判焚永州之野庙.....	011
第 2 回	判革猴节妇坊牌.....	013
第 3 回	访察除妖狐之怪.....	017
第 4 回	止狄青家之花妖.....	020
第 5 回	辨心如金石之冤.....	022
第 6 回	判妒妇杀子之冤.....	027
第 7 回	行香请天诛妖妇.....	030
第 8 回	判奸夫误杀其妇.....	033
第 9 回	判奸夫窃盗银两.....	036
第 10 回	判贞妇被污之冤.....	040
第 11 回	判石牌以追客布.....	044
第 12 回	辨树叶判还银两.....	048
第 13 回	为众伸冤刺狐狸.....	052
第 14 回	获妖蛇除百谷灾.....	055
第 15 回	出兴福罪捉黄洪.....	058
第 16 回	密捉孙赵放龚人.....	060
第 17 回	伸黄仁冤斩白犬.....	063
第 18 回	神判八旬通奸事.....	065
第 19 回	还蒋钦谷捉王虚.....	067
第 20 回	伸兰嫖冤捉和尚.....	069
第 21 回	灭苦株贼伸客冤.....	072
第 22 回	钟馗证元弼绞罪.....	074

第 23 回	获学吏开国材狱.....	077
第 24 回	判停妻再娶充军.....	081
第 25 回	配弘禹决王婆死.....	084
第 26 回	秦氏还魂配世美.....	088
第 27 回	拯判明合同文字.....	091
第 28 回	判中立谋夫占妻.....	095
第 29 回	判刘花园除三怪.....	101
第 30 回	贵善冤魂明出现.....	107
第 31 回	锁大王小儿还魂.....	109
第 32 回	失银子论五里牌.....	111
第 33 回	枷城隍拿捉妖精.....	113
第 34 回	断瀛州监酒之赃.....	117
第 35 回	鹊鸟亦知诉其冤.....	119
第 36 回	孙宽谋杀董顺妇.....	121
第 37 回	阿柳打死前妻子.....	125
第 38 回	王万谋并客人财.....	127
第 39 回	晏实许氏谋杀夫.....	129
第 40 回	斩石鬼盗瓶之怪.....	131
第 41 回	妖僧感摄善王钱.....	134
第 42 回	屠夫谋黄妇首饰.....	138
第 43 回	雪廨后池蛙之冤.....	141
第 44 回	金鲤鱼迷人之异.....	143
第 45 回	除恶僧理索氏冤.....	148
第 46 回	断谋劫布商之冤.....	151
第 47 回	答孙仰雪张虚冤.....	155
第 48 回	东京判斩赵皇亲.....	159
第 49 回	当场判放曹国舅.....	165

第 50 回	琴童代主人伸冤.....	172
第 51 回	包公智捉白猴精.....	176
第 52 回	重义气代友伸冤.....	181
第 53 回	义妇为前夫报仇.....	185
第 54 回	潘用中奇遇成姻.....	188
第 55 回	断江侏而释鲍仆.....	191
第 56 回	杖奸僧决配远方.....	195
第 57 回	续姻缘而盟旧约.....	199
第 58 回	决戮五鼠闹东京.....	204
第 59 回	东京决判刘驸马.....	212
第 60 回	究巨蛙井得死尸.....	220
第 61 回	证盗而释谢翁冤.....	224
第 62 回	汴京判就胭脂记.....	227
第 63 回	判僧行明前世冤.....	231
第 64 回	决淫妇谋害亲夫.....	235
第 65 回	决狐精而开何达.....	239
第 66 回	决李宾而开念六.....	244
第 67 回	决袁仆而释杨氏.....	248
第 68 回	决客商而开张狱.....	251
第 69 回	旋风鬼来证冤枉.....	256
第 70 回	枷判官监令证冤.....	261
第 71 回	证儿童捉谋人贼.....	265
第 72 回	除黄郎兄弟刁恶.....	269
第 73 回	包拯断斩赵皇亲.....	271
第 74 回	断斩王御史之赃.....	274
第 75 回	仁宗皇帝认亲母.....	278
第 76 回	阿吴夫死不分明.....	280

第 77 回	判阿杨谋杀前夫.....	282
第 78 回	两家愿指腹为婚.....	284
第 79 回	勘判李吉之死罪.....	287
第 80 回	断濠州急脚王真.....	288
第 81 回	断劾张转运之罪.....	289
第 82 回	劾儿子为官之虐.....	290
第 83 回	判张妃国法失仪.....	291
第 84 回	判赵省沧州之军.....	294
第 85 回	决秦衙内之斩罪.....	296
第 86 回	石哑子献棒分财.....	298
第 87 回	瓦盆子叫屈之异.....	300
第 88 回	老犬变夫主之怪.....	302
第 89 回	刘婆子诉讼猛虎.....	304
第 90 回	柳芳冤魂抱虎头.....	306
第 91 回	卜安割牛舌之异.....	308
第 92 回	断鲁郎势焰之害.....	310
第 93 回	潘秀误了花羞女.....	312
第 94 回	花羞还魂累李辛.....	315
第 95 回	包公花园救月蚀.....	318
第 96 回	赌钱论注禄判官.....	320
第 97 回	陈长者误失银盆.....	323
第 98 回	白禽飞来报冤枉.....	325
第 99 回	一捻金赠太平钱.....	327
第 100 回	劝戒买纸钱之客.....	330

引子

包待制出身源流

诗曰：

世事悠悠自酌量，吟诗对酒日初长。
韩彭功业消磨尽，李杜文章正显扬。
庭下月来花弄影，槛前风过竹生凉。
不如暂把新编玩，公案从头逐一详。

话说包待制判断一百家公案事迹，须无提起一个头脑，后去逐一编成话文，以助天下江湖闲适者之闲览云耳。问当下编话的如何说起？应云：当那宋太祖开国以来，传至真宗皇帝朝代，海不扬波，烽火无警，正是太平时节。治下九州之内有个庐州合肥县，离城十八里，地名巢父村，又名小包村。包十万生下三个儿子，包待制是第三子。降生之日，面生三拳，目有三角，甚是丑陋。十万怪之，欲弃而不养。有大媳妇汪氏，乃是个贤名女子，见三郎相貌异样，不肯弃舍，乞来看养。不觉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抚养包公，近有十岁。

一日，包公出厅前拜见父母。其父怒云：“尔此畜子，当下我要弃汝，得大嫂收养成人，我今遣汝前去看牛，休得在家里闲坐。”包公听毕，转至房中，与嫂嫂说知“父亲要着我看牛”之事，眼泪汪汪，自叹：“我如此命薄！二哥俱得做好人，只我与雇工的一般。”其嫂劝之云：“三叔只可忍耐，古人未遂之时，亦有贩牛自守者，后来却做到三公地位。既是公公有

遣，只是欢喜领受。”包公听嫂嫂言语，收泪谢之。

又过二三个月，正是新年时节。包公入房中见大嫂，借件新衣服着了去拜年。嫂问：“三叔，要拜谁人年？”包公云：“正要问嫂嫂，当先拜谁？”教之：“出厅上先拜父母，后拜二兄。”包公欢喜，依教出厅上，拜毕父母、二兄，就在厅上同饮新年酒。至三四巡，太公于席上吩咐，着令大郎去亲戚远处还礼，二郎去邻居近处还礼，三郎换了衣服前往南庄使牛，直待水田耕得完了方许回来。吩咐毕，大郎、二郎各去不顾，只有包公烦恼，独自一人将牛来南庄耕水田，自嗟自叹，不觉困倦，睡于田垅上。

原来包公是个好人，自然有神明来助他。本处地只，一伏时间将水田尽数耕毕。包公睡醒起来，见牛息于垅上，水田皆耕毕，暗思：“此必是大嫂怜我辛苦，密地使人来耕完去了。”言罢，收拾犁具回家。行到中途，遇着个算命先生，见包公作揖云：“烦问往庐州还有多少路程？”包公云：“尚有一百八十里。”先生见包公形状特异与人不同，暗想：“这人有贵相。”因问云：“君是何处人氏，敢乞贵造一看？”包公答云：“小可庐州礓城十八里巢父村人，父亲遣令南庄耕田，只是雇工人，有甚好处？无钱算命，免劳先生看。”先生笑云：“你教我路境，不要命钱，且说来看看。”包公乃云：“贱造是淳化二年二月十五日卯时生。”先生遂起了八字，看毕大惊云：“郎君之命，辛卯年，辛卯月，辛卯日，辛卯时，有四个辛卯。三十二上发科，后去官，至学士，后为龙图阁待制—故人称为包龙图，乃大贵之命也，可贺可贺！”包公听罢应云：“莫非我无命钱，先生故来取笑耳。”先生云：“我写在书上，待郎君富贵，得来相望。”包公云：“我只有一条手巾，与先生为表记，久后果如公言，当得重谢。”先生接取手巾，对包公曰：“你看前面

又有一个先生来！”包公回头看时，不见人来，那先生化一阵清风而去。包公惊叹道：“原采这先生不是凡人，乃是神人来与我推命也。”心中暗喜，急忙回家见嫂嫂，笑容可掬。其嫂见三郎面有喜色，心中疑怪。正是：

入门欲问荣枯事，观见容颜便得知。

那贤嫂问：“三叔每日归来只是烦恼，今日莫非拾得奇珍异宝，如此欢喜？”包公直与嫂说：“南庄耕田回来，遇着一算命先生，推我有大贵之命，我不信，回头失那先生，知是神人，决无虚言，我故欢喜。”嫂听罢乃云：“叔既后有好事，何不发奋读书，以成其名？”包公云：“父亲见憎，哪得资本读书？”嫂云：“叔若肯读书，资本一一承办，不须挂虑。”包公曰：“贤嫂既发心如此，久后成名，当报大恩。”包公退转庄下。

次日，汪氏着家人抬轿子直去南庄书舍，见董先生，进上礼物，具言要送三郎来从师读书之事。董先生欢喜领受。嫂命三叔拜见董先生毕，汪氏云：“三郎尚未有名字，烦先生代取一个表德。”董先生思忖半晌，乃云：“唤做包文拯可好？”汪氏云：“此名实相称。”一时间，先生家抬过午饭，相待着汪氏、包公一边在席饮酒。酒至二巡，嫂于席上云：“叔既读书，亦能吟诗否？”包公起身答云：“未读书时，已与朋友相会，亦能吟得几句。”董先生就指木墩为题，令包公吟诗。包公随口吟云：

钢斧伐来物便成，虽然微贱有高名。

若还把他提掇起，社稷山河一掌平。

董卿听罢，乃对汪氏云：“令叔之作，天下奇才也，何愁不成名乎？”嫂亦欢喜。董先生见包公生得丑陋，令其去后园拔一株松树来，席间道是蓬蒿，着包公吟诗。包公自忖：“他

将我比作蒿草。”乃应云：

松树低低未出形，先生比作蓬蒿人。

若还一日身通泰，可作擎天柱栋新。

董先生喜云：“郎君好气象，必为擎天柱人也。”酒罢，汪氏辞去。包公自在庄上读书，不觉二年。正是：

窗下三冬经史足，胸中义理已精通。

一日，包公闻说朝廷开科取士，便辞董先生回家见嫂，道知要去赴科取试。汪氏欢喜，即打点盘缠，与叔起行。次日，包公先出厅上，道知父母，要去东京取试。当彼父母颇知其南庄读书，汪氏为之支持，得就乎学，及闻其要去赴试，父母二哥齐笑其痴，亦不管他。包公径来拜知嫂嫂，吩咐毕，挑上行李，望东京进发。是时正遇三月天气，风和日暖，恰好前行。常言：

雁飞不到处，人被利名牵。

话说包公独自一个，于路上晓行夜住，饥餐渴饮，又是数日。忽一日贪行几里路，天色将晚，前后无店舍。正在无奈处，抬头见一座古庙，包公进入廊下，看牌额，乃东岳圣帝之祠。几年荒废，人迹罕到。包公只得在神案高处放下行李，取出干粮食几口。日里行得辛苦，就枕而困。将近三更时候，包公朦胧中见一判官，持簿入来，监候使者问云：“今年状元是何处人？”判官说：“第一名是淮西庐州人，第二名是西京汉上人，第三名是福建人。”使者又问：“淮西有九州四十县，不知状元名谁？”判官答云：“是庐州合肥县小包村包十万家第三个儿子，名文拯，该他得状元。”判官道罢复出。天色渐明，包公记在心下，起来挑了行李进发。

不则一日，来到东京城。包公抬头一看，果是个好去处：人物富贵，甲第相连。曾闻道，东京城里有三十六条花柳巷，

二十四座管弦楼，果不虚矣。称赏不足，未几日色沉西，欲去寻觅个店舍安身，各处已闭上房门。包公怨无宿处，在汴河桥上叹气两三声，一时惊动本处城隍，即叫使者吩咐云：“上界文曲星来东京求官，无人收留，你可引去烟花巷张行首家宿歇。”使者领旨，即忙来桥上，见包公正在忧闷间。使者近前云：“秀才，今晚莫是无安歇处？可随吾来着，有个所在与你安歇。”包公见说，径随使者来到张行首门口，叫声“开门”。有小二出来，已不见了使者，只有三郎立在门口。小二引进去见张行首，因留他歇。问是何处人氏，三郎答云：“小可乃庐州合肥县离城十八里小包村，父亲包十万之第三子，表字包文拯是也。因来京考试，日晚无投宿处，特奔贤姐宅上，权宿一宵，明日重谢。”张行首闻说，不觉泪下，云：“原来是乡里。”三郎云：“贤姐是何处人？”行首云：“我是县南张大郎亲女，因为正月上元看红灯，行至九师桥，失了伙伴，被人带到东京，落在风尘，今将三四年矣。若郎君不嫌，今宵愿结为姊弟相叫。”三郎便问：“贤姐今年几岁？”张行首答云：“三十岁。”三郎云：“你长我十岁，当拜汝为姊。”二人于灯前结拜。整上盘馔，席中各诉款曲，夜深方散。三郎于楼舍安歇。次日侵早，张行首着小侍女请三郎入厅上相见。茶汤毕，行首云：“目今东京士子未齐，三郎可在东边净房读书，俟在开试院日，则去取试未迟。”三郎云：“贤姐言之有理。”即日收拾净房一间，与包公读书。每日茶汤着侍女送与，十分相敬。

不觉一月光景，侍女来见张行首，道云：“这几时，包秀才书也不读，只是眉头不展，脸带忧容，未知因甚事。”行首听说，即着侍女请过三郎，差别其烦恼之由：“莫是我家款待不周？”三郎答云：“蒙贤姐恩爱，实无以报，近日在书馆中不觉思起家乡，况我功名未知如何，以此忧闷，非为款待之

意。”行首听罢乃云：“偏你思量家乡，而我不念故里？出来之人没奈何耳。你若思家下不置，可修书一封，汴河桥上不时有人转淮西，可寄与之回去，便如亲至家乡一般，何必重思念也。”三郎依其言，即修下家书，缄封了毕，次日到桥上等人寄去。一霎时间，忽遇个人，似承着模样，来得如风送行云般紧。三郎问云：“君是何处客官？”来人答道：“要往合肥公干。”三郎云：“君既往合肥，是在下所属，烦君寄书一封，转达包家庄为幸。”其人领诺，即接却书，不辞直去，好似流星赶月而行。三郎正待回去，忽于桥侧拾得一封书，类道家符牒样式，乃暗思：“此必来客去得慌忙，失落此一封书，彼寻不见必复来取，可坐此，待他来时，可付还之。”

却说那来客原是玉皇所遣，在东京城隍处下公文的。来到庙前，不见文牒，慌问守门神千里眼、顺风耳：“这公文从哪里失落？”二神告之云：“乃是尔代顺带家书白衣秀才拾得，今在桥上等你，可火速取来。”使者听罢，径回桥上，见三郎便拜。三郎忙扶起道：“君适去得恁紧，复回拜我，有何见议？”使者云：“误失了一道文牒，是君拾得，乞还我而去。”包公云：“果是我拾得，若肯开与小生看是内中说甚事，便将还你。”使者云：“此文牒不可拆开看，恐漏泄天机，得罪不便，乃上帝送与城隍处开的。”包公听罢说是上帝来的文牒，坚意要看，云：“不肯开看，难以还汝。”使者没奈何，只得拆开封头与看。内中不说别事，单写今年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之姓名也。包公看见他名是状元，不胜欢喜。按：国史本传包公乃是天圣五年进士，此说是状元，小说之记也。付还天使而去，不题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仁宗皇帝自承位以来，亲近大臣，庶政条理，天下太平。一日在宫中，夜得一梦。侵晨设朝，众文武问

之。阶前走出黑王太师，红袍拖地，象简当胸，奏云：“不知陛下所梦何事？”帝曰：“寡人夜来梦到庐州搭船，船上有一金斗，斗底有一包文字，不知主何吉凶？”太师奏云：“此梦乃大吉之兆，当为陛下称贺。”仁宗曰：“何见得是吉兆？”太师云：“陛下到庐州者，关中有一庐州。船上有金斗，郡唤作金斗威。斗底有一包文字，主开南省时及第秀才必有姓包者来赴试考中。与国家文明之象也。”帝闻奏乃曰：“卿此言亦有理。”是日朝散。

未数日，南省试罢，进士殿试，及传胪之时，第一名状元及第乃庐州合肥人，姓包名文拯也。仁宗大悦，曰：“朕之得梦真不偶矣。”即日下敕：状元于杏花园赐宴，游街三日。及待文拯趋朝谢恩，御笔亲授为定远县知县。文拯得官而出，转至烟花巷张行首家报知。行首不胜欢悦，把盏接风。文拯云：“且幸忝高名，又得除授知县之职，当初父母量我不会有官，岂知今日有此好事！特辞贤姐同小二，回去省侍父母，且看如何相待于我？”行首云：“既郎君已中高选，如何不回报与父母得知欢喜？我着小二同你还乡。”文拯甚喜，即日拜别行首，与小二出离东京城，吩咐将幞头服带官凭藏在笥中，只装作平常人而归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东京当日开榜后，公人寻夜前来包家庄报信，直至庄前见太公声诺。太公本是庄家，初未识公吏，一见之，大惊，走入庄后，叫声：“有强人来。”其大媳妇汪氏听得，急出视之，乃是公家来的，便问：“从何差遣？”公家答曰：“新科中了状元包文拯，说是本处人，特来报喜，不是差遣。”汪氏闻报，笑容可掬，入见太公，道云：“吾家有好事，三叔已中状元及第，公人来报喜信，何用惊疑。”太公笑曰：“三郎自小不曾读书，官从何来？”汪氏答以：“从董先生学，日前有信来，

道又得东京乡里张行首勉励读书，已得中选，果是真矣。”太公大喜，方出厅前接待报信之人。

过数日，太公着人去赶回二大郎：一在庐州开大店，一在南京卖色物。不日二人即俱回来，拜见太公毕。太公道：“尔二人只好守富，倒不如三郎读书，已得功名也。今报信人才与犒赏而去。”二郎闻说，笑曰：“爹爹好不忖量，被人骗去银两。三郎是个呆子，未曾读书的，哪里有官？他只因在外欠主人钱还不得，故装此计，诈称及第，得图些赏钱去均分而已，何可信他。”太公顿思良久，乃曰：“汝二人之言果是，却被他骗去银两。”因出下招贴：“有人捉得三郎来见者，赏钱一百贯。”使庄客各处贴去了。

却说文拯与小二在路上将及半个月，望家下不远，文拯云：“此去王太公舍只有十里远，是我庄所，且去安歇一宵又作区处。”小二挑着行李，来到王太公门首，乃一更尽，便叫开门。王太公儿子王五出来看时，却是主人呆子，领一人在门首，连忙入告太公道：“有一百贯钱来我家也。”王公问：“如何有一百贯钱来我家？”王五道：“他父亲出下招赏钱一百贯捉呆子，今来门首，捉去请一百钱赏。”王公听罢骂道：“畜生，他是我主人，又况其大嫂甚贤，哪里有赏钱与你？待我起来迎接他人来。”王公出得门首，见文拯便拜。文拯连忙扶起，同入庄上坐定。王公将其父出赏钱要捉三郎之事说知。文拯笑云：“正是欠东京店主人钱米，今同二小回来取讨。”王公道：“主人今且在我家安歇，明日回去与大嫂商量，勿使太公得知便了。”道罢，即具酒饌相待。至半夜，各就歇息。

次日，文拯辞却王公，与小二回家，从后花园叫声：“嫂嫂开门。”汪氏听知是三叔声音，连忙开了后门，见包公衣衫褴褛，如贫困者一般，乃问：“日前有报信来家，道叔已中高

选，如何恁的回来？”文拯答曰：“蒙贤嫂作成，去得迟了，东京科场已罢，功名没分，今少店主人钱米，着小二回来取。”汪氏道：“既如何，且入家中商量，休教父兄得知。”文拯与小二进入舍中坐定，乃对嫂道：“烦讨些饭来与我吃。”真是好个贤德汪氏，听说即入府中安排点心去。文拯把箱中绿袍、名简、纱帽，尽放于大嫂闺中。一伏时，其嫂办到酒馔，与包公食毕，乃问云：“三叔欠店主人钱多少？”包公云：“欠三百贯。”汪氏道：“公公与二哥发怒，出赏钱正要捉汝，且休在家，明日南庄有五十人割麦，你去监收割麦，待我措置钱米三百贯，却送你去还店主人。”包公拜谢嫂嫂。次日侵早，过南庄割麦。二人行行了半里路，包公先打发小二回东京，自去南庄割麦。

将近晌午，忽有一伙公人来到，因问包知县家住哪里。文拯已自知了，故意指前面：“大宅房子便是。”公人径奔前来，寻问包太公家。太公见了一伙公人，忙走入厅上，大叫：“强人又来。”汪氏出来看时，却是一起差人。因问从何而来。差人答道：“东京及第包文拯，除授定远县知县，我等是来接知县赴任的公差。”汪氏听罢，入告太公知之。太公怒道：“日前正是你说有报信人，费我三百贯赏钱，今日又来哄我。适有人说呆子在南庄替人割麦，不要理他。”将门紧闭上。公差人不识知县下落，复来田间问包公：“若教我等知县住址，把些酒钱与你。”包公道：“主人要我割完麦方得去。”公人道：“我大家与人割麦，可领我去？”包公云：“如此则许。”差人一时将麦为之割完，欲着包公引教其路。包公云：“尚容来日引你等去。”公差为首二人大怒，拳拳就打。得田间众人劝了，包公乃领差人往前门进，自后花园入嫂嫂房中，取出冠带服毕，出厅上二十四个远接人纳头便拜。包公望阙谢恩，请过父母、大

嫂来相见。人各愕焉。包公乃对父母道知得官之由。父母方知是真，嗟呀不已。包公唤过差人云：“你等识包知县否？”公差人见是割麦之人，各各请罪。包公问哪个是首领？公人复是董超、薛霸。包公云：“用拳擘我者是你二人？今捉下打三十大棒。”众人正待行刑，大嫂听得，来劝云：“贤叔未上任，何可便打公人。适间不认叔是贵人也，可赦其罪。”包公依其劝乃止。一时众亲戚乡里都来称贺。太公设筵席相待，尽欢而散。次日，包公出厅上吩咐公吏道：“你等且先回去，待我安排行李，即来赴任，公吏不须等待。”众领诺，各拜辞先回不题。

只说包公择吉日拜别双亲兄嫂，遂登程而去，不与人识是知县，依然挑取这席簑作贫寒之态，逶迤行到定远县，见东门外有多少伺候人、一百二十行及公吏等并来远迎。诸吏见而问之：“曾见包官人到否？”拯答云：“我自来县间作买卖，不曾见有包官人来。”拯遂入县衙门门首，把门人见其挑取席簑，如乞丐之人，遂推出门外，喝云：“我数日洒扫县衙，只候本官赴任，你何敢擅入县门？”拯遂门外取出席簑中所藏公裳穿了，戴却乌纱帽，挂起官凭，把门者皆惊惶骇愕，方知即是包知县，遂叩头谢罪。诸吏座听得，仓惶入衙中见包公。引入堂里，点起香灯蜡烛，与包公升公座上任。众人各参拜已毕，有诗赞曰：

谷雨桑麻暗，春风桃李开。

只因民有福，除得好官来。

第 1 回

判焚永州之野庙

断云：

方求虚明绝野尘，词章吐出句清新。

劝将一管春秋笔，褒贬前人戒后人。

话说湖广永州之山有座野庙，树木参天，阴云蔽日，风雨往往生其上，而本庙之神，甚是灵迹。时例，每岁之中要童男、童女祭奠，则一境获宁；若不祭奠则万家劳忧，不得安生也。时有包公，因仁宗天子钦差访察天下州县，路经永州。有乡耆民，以永州缺官治事，咸皆相谓曰：“吾闻包公为官清正，神明钦仰。今既到此，不可失也。”遂皆邀集相迎，于是请掌州事。乡官亦皆上表交荐。仁宗天子许之。包公历任之初，闻知永州野庙之事，乃惊叹曰：“守令之责也。”次日即率乡耆民，吩咐曰：“吾来日当与汝等往庙行香。”且作文以祭之，词曰：

呜呼！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，此古今之常道也。今神主宰一方，血食兹土，正宜奠民居而足民食，胡乃为民害而构民仇？年享童男童女，嗜杀无穷；岁烧布帛楮钱，贪婪无厌。世之赃官污吏，尚王法所难容；阴而恶鬼邪神，岂天曹之轻宥？伏冀悔过更新，共享和平之福，苟六欲之不泯，宜三尺之所诛。前言既尽，主者施行。当下包公将祭文读毕，焚之于炉。未及回步，俄顷之间，